

民国女诗人——张近芬

□顾建清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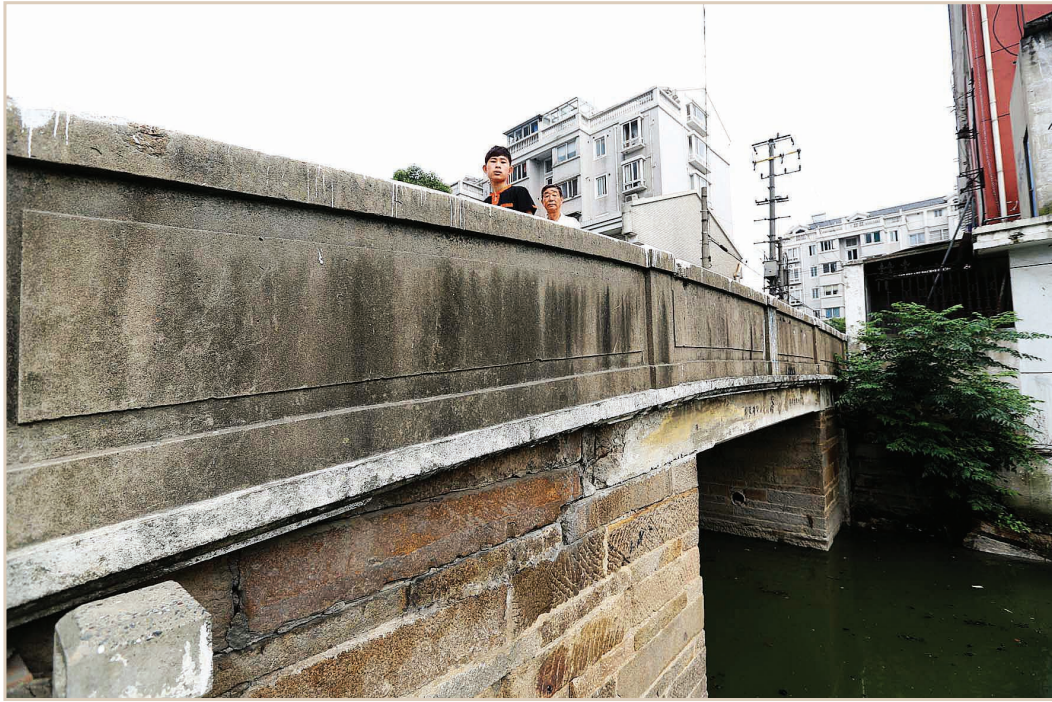
张近芬(?—1939),字崇南,笔名有近芬、芬、CF、C.F.女士、C.F.女士等,南翔镇人,曾居古猗园后(杨家弄西、管家弄东)的“张六房”。她是嘉定第一个医学博士、民国时期同德医学院院长张近枢的妹妹,文学女青年张近澂的姐姐。她是和老舍、冰心、叶圣陶、朱自清、俞平伯、顾颉刚、刘半农、丰子恺等172人一起参加文学研究会的会员,是我国现代儿童文学的先驱,也是我国医学界出类拔萃的人物。她的爱人黄季陆,解放前曾任四川大学校长,后去台湾。

张近芬毕业于江苏第二女师,曾任该校附属小学教员多年。后在上海同德医校学习。由于成绩优秀,又去德国柏林大学专研公共卫生。惜英年早逝,壮志未酬。张近芬工书法。著有诗集《浪花》(阳光社文学小丛书之一),译作《梦》(南非须莱纳尔的小说)、《纺轮的故事》(法国孟代的童话)、《旅伴》(丹麦安徒生童话、与林兰合译)等,散文有《游德的观察》、《行善的人》等。

作为诗人,张近芬对新文学非常热爱,19世纪20年代初开始,经常在《民国日报·觉悟》、《民国日报·妇女评论》、《民国日报·妇女周报》、《学生杂志》、《小说月报》等报刊上发表诗文,她是《学生杂志》的第一位女投稿者。

张近芬喜欢用新诗来抒写,经常和文学青年们谈论诗歌。她是民国时期的著名女诗人。她写的诗,充满了时代精神,反映了被凌辱者的反抗,如《雾露》:

雾露的恶气布满天空,
遮蔽得如许黑暗。
唉,雾露,你太无情,
害得人们天日都不见了。
雾露,你何时可散?
不要逞着你眼前的强悍,
暂时的势力吧,
终会有一朝失败。



张近芬居住过的“张六房”已然消失在历史的尘埃中,图为“张六房”原址附近的大德寺桥。

李华成/摄

果然日光出来了,
立刻把恶气全扫;
经一度雾露,
反显出他的颜色好。
日光日光,
我愿你永远不再被雾露遮了。

她写的诗,暗示人们:毅力可以战胜困难,奋斗可以战胜强权。她写的诗,让人们不要再去抱怨过去,而要努力创造未来,也可见作者的抱负,如《理性和事实》最后一段:“现在收的果是前人种下的因;要是前人在园中栽一些树,种一些花,我们这些后来的游园客,何至感到荒凉之苦?但是我们埋怨前人也无用了,诅咒前人也无用了。我们忍着苦,下些花儿树儿的种子吧,莫让后来的游园客再

埋怨我们,诅咒我们。”

张近芬爱好翻译诗歌。初期,她译得最多的是英国文学家奥斯卡·王尔德的诗,有的译作发表在《民国日报》副刊“觉悟”上,如《晨光》、《我心的孤独》、《黄色中的谐音》等。她也译当时引起关注的其他诗歌,如美国诗人沃尔特·惠特曼的《玛德密露》,诗中透出惠特曼的“勇往直前,不尚诡辩,爱自由自立的热烈的精神”。在她翻译介绍外国诗歌的同时,她的诗也被介绍到海外。1923年,马来西亚诗坛介绍中国诗人,并在报章上刊登中国诗作,张近芬的《小诗三首》也在其列,第三首写道:

月中看似粉红的梅花,
月下颜色变淡了,

夜色朦胧中竟成了灰色。

梅花啊!

究竟谁是你的本色?

当时,张近芬在文学和学业上蒸蒸日上,被人们关注。她去德国留学时,时报专门登载她与妹妹近澂的合影,介绍她。《生活》周刊分两期刊载她1928年5月所写的《游德的观察》。她也踌躇满志,准备再展大志,正如其诗《我愿》所写:

我愿做个身子,
当月白风清之夕,
驾一叶扁舟,
飘扬在茫无边际的大海里。
纵使经些巨浪狂澜,
我也瞻得世界的伟大了。
她先前曾和《晨报》副刊的编

《生活》周刊

《游德的观察》编者附言:张近芬女士现在德国柏林大学专研公共卫生,为我国医学界出类拔萃的人物。她不但精医学,且富有文学天才,在国内时作品很多,常署名C.F.女士。今本刊转载张女士不远数万里自海外赐教,不胜荣幸感谢。

本文所刊张女士的肖影,是承彭望芬女士惠借的,所刊关于德国的影片是承沈君怡先生惠借的,我们都很感谢。

——1928年5月20日《生活》周刊第3卷第27期,编者邹韬奋。

叶圣陶《东归日记》

10月五日(星期日)看报,续看《约翰克里斯朵夫》。方欣安夫人近芬女士来访,渠自武汉大学来,将返南昌探其老年之双亲。

午后,余仍往九江浴室理发沐浴。四时归,续看罗兰之作。夜听梅兰芳之《贵妃醉酒》。

六日(星期一)……近芬女士带来其友所藏书画,欲在沪变卖。又有图章一方,系文三桥所刻,留其蛭于此。边款署“文彭”,又行书书此二语。又有金冬心之题语曰:识金宝玉者甚伙,藏书尚画者亦比比皆然,未若余之好

有关张近芬的几则记载

篆也,于斯可耳,末一语不知何谓。

——《叶圣陶集》第二十一卷,江苏教育出版社,1994年6月出版。

《中国英诗汉译史论》

20世纪初叶的中国,为何会有众多的译家如此钟情于惠特曼的诗作呢?倒是张近芬的一席话说得十分明白。1922年6月14日,《晨报副刊》发表了惠特曼的重要诗篇《玛德密露》,译者署名CF女士(即张近芬)。在“附记”部分,译者道明了自己选译该诗的缘故:惠特曼是美国的富有宗教性的诗人,早年便负盛名。他是农夫的儿子,从事于新闻事业。他很反对奴隶的社会,不但在他所主持的报纸上常作论评攻击它,就是他的源源不穷的笔尖下,每天写出的诗歌中,也充满了社会主义的色彩。勇敢之前,不尚诡辩,爱自由自立的热烈的精神贯彻在他的作品中,而且富于乡土的风味。最足以代表这种特征的作品,是他的诗《玛德密露》。这篇诗在美国和别的许多英语国中是广受欢迎和赞赏的。

由此可见,在选择者的眼中,惠特曼作为农民的儿子,是以反对奴隶制度,抨击社会不平,富有乡土情调的形象出现的。这样自然迎合了当时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的价值取向,这种诗歌经过译者的特殊处理,已与原来的形

象略有出入。不过对于当时同样处于外强压迫下的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的读者,这种作品自然会显得特别的亲切。于是人们也更加钟情于这位进步的平民诗人,并有了更多的译介。

——张旭著《中国英诗汉译史论》1937年以前部分,湖南人民出版社,2011年9月出版。

《赵景深印象》

鲁迅先生早年在谈到出版界状况时,曾经说过:“在唯利是图的社会里,多几个呆子是好的。”我的胞叔、北新书局的创始人和主持者李小峰,就是这样的“呆子”。

小峰先生作为出版家和民间文学家,是早为世人所熟知的,但很少人知道他还是一位早期的翻译家和诗人。

早在1923年3月29日,鲁迅先生在日记中记道:“新潮社赠《疯狂的心理》一本。这《疯狂的心理》就是李小峰的第一本译作……”是年4月15日,李小峰随孙伏园同去拜访鲁迅先生,从此开始了他与鲁迅先生的直接交往。时隔半月余,李小峰又托孙伏园将他编订C.F.女士(张近芬)译的诗集《浪花》转呈鲁迅先生。这是新潮社出版的“阳光丛书”之一,除译诗73首外,还有创作的新体诗58首,如《野花》、《种子》、《海棠》、《钟声》、《价目》

等等,具名只用“C.F.女士”(当时张近芬是李小峰的女友)。是年9月21日和1924年5月13日,鲁迅先生又先后收到了孙伏园转呈的《梦》一本,为南非须林娜所著,还有童话《纺轮的故事》一本,均为李小峰和张近芬所译,具名仍都是“C.F.女士”。

——《赵景深印象》,学林出版社,2002年4月出版。

《“请允许我向您一声声亲吧!”——高兰与萧红》

……与萧红不多的几次交往中,给高兰印象最深的是1938年5月的一次文艺界集会上。

当时由五战区来的黄季陆,邀集一些文艺工作者在汉口美的冰室聚会,到会的有在武汉的一些著名作家、诗人、戏剧家,有一些从事抗日文化活动的知名编辑、出版家,还有刚到武汉的臧克家、黑丁、曾克、田涛、碧野、欧阳红樱、姚雪垠、李辉英、张周等。主持

辑李小峰(1897—1971,江苏江阴人)谈朋友,感情甚好。小峰帮助她出版诗集,还以CF自署文章,鲁迅曾以CF男士说笑此事。然而小峰1924年却和近芬的好友林兰结婚。近芬则嫁给了广州政界的黄季陆(1899—1985,小名黄陆,学名学典,笔名黄魂,以字行,四川叙永人)先生。那时季陆任国民党内政部常务处长、三青团中央团部常务干事和宣传处处长,近芬也得以在民国党政界做事。1938年5月,近芬在国民党第五战区出资做“诗歌资金”,举办诗歌评选活动,邀请臧克家等诗人当主选。季陆受了近芬的影响,自称是“半个文化人”,并曾在汉口美的冰室邀请作家、诗人、戏剧家、编辑、出版家集会,集会除了在武汉的知名人士外,还有臧克家、黑丁、曾克、田涛、碧野、欧阳红樱、姚雪垠、李辉英、张周等。

然而,在三十年代末,她突然在人们的视线里消失。直到1947年《妇女月刊》载其“已故”,方才才知道她英年早逝,但何故逝去依然是谜。徐乃翔等编《中国现代文学作者笔名录》载:近芬卒年为1940年7月5日。笔者据《黄炎培日记》第6卷载:1939年7月15日条“挽黄季陆夫人张近芬联”,定卒年为1939年。

沧海桑田,人非物新。如今要厘清张近芬的详情及死因,最好的方式就是要联系到在台湾的张近枢的后人。张近枢和夫人周诗馥的儿子张仁滔,字耀翔,1911年生,1934年毕业于国立交通大学土木系,同年赴美留学,获密歇根大学工程硕士学位。1936年回国,曾任上海市人民政府公用局副局长。1949年去台,任台湾省建设厅副厅长。后来成为“中华贸易开发公司”核心人物。曾住台北市松江路136号中联大厦6-8号。其夫人高志翔。子一,存荣。女二,存安、存瑶。

人黄季陆是五战区的政训处长,他的夫人叫张近芬,20年代常在《小说月报》上用“C. F”的笔名发表作品;黄季陆据此自称算是半个文化人,因而有招待文艺界诸位作家的资格。此人后来是国民党四川省党部的主委,担任过战时的四川大学校长。

——1989年2月5日《散文世界》



《生活》周刊刊载《游德的观察》一文时,曾刊登张近芬小照。